



《水滸尋宋》讀後

展水滸畫卷，品大宋氣象

《水滸傳》是我國經典文學名著。對這部書的解讀可謂汗牛充棟。宋史專家虞雲國教授的《水滸尋宋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）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，旁徵博引，論必有據，見解獨到，為「水滸迷」和「宋粉」提供了一頓豐盛的閱讀大餐。

谷中風

如書名所示，本書是作者「讀水滸」的產物，而作者的閱讀不單是文學的，更是史學的。換言之，在《水滸傳》這本名著中，作者希望讀出並呈現的，不僅是審美的、文學的感悟，還有關於「宋」之歷史的、理性的考辨。用作者的話說，「對於希冀了解宋代社會生活的讀者，分別能獨立成題，推開一扇窺探的窗戶，合則能略成氣象，構築一條巡禮的長廊，對人們從整體上把握宋代社會有所幫助」。因此，本書的寫作採取了文史互證的方法，「慕陳寅恪之證史」，「效鄧雲鄉之說夢」，取材極廣泛，除了史書和筆記，還旁及宋元詩詞散曲和雜劇話本，兼及元代詩文曲劇，但「基本拒絕明代的材料」。

又一次「文史互證」的探究

全書分為八篇，即讀法篇、地名篇、市肆篇、遊藝篇、器物篇、風俗篇、規制篇和人物篇。我的建議是先細讀「讀法篇」以及全書最後一篇《那些善終的梁山好漢》。在「讀法篇」中，作者介紹了寫作緣起、方法等，對《水滸傳》的成書、流傳等也作了一番簡要梳理。此篇既可視作全書導論，又透露出作者撰述主旨所在。《那些善終的梁山好漢》則以梳理梁山好漢的結局為線索，分析了這部小說及其折射的民眾的思想觀念。其餘的內容則不妨按興趣翻讀，從作者於《水滸傳》中拈出的一個個小題目進入，一覽宋代世情風俗和精神氣象。

另一幅「清明上河圖」的風情

一提到宋代，人們就會想到市民社會和商業經濟的發達。在一些研究者那裏，宋代被認為「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」，「現代的拂曉時辰」。在《水滸尋宋》裏，作者從《水滸傳》裏寫到的現象入手，生動地描繪了宋代的社會風情。

《早市》篇中引述《水滸傳》中寫到的鄆城縣、薊州的早市以及大名府、開封府的夜市，又廣泛使用《東

京夢華錄》以及蘇軾、范成大等人的詩，對宋代城鄉市集生活做了一番描述，然後又轉回「水滸」本身，提出「趕市的人或買或賣都是貨幣交易，早市和其他市集把交換意識與贏利觀念灌輸給一般小民百姓。在《水滸》裏，這種意識觀念轉化為普通人物的口頭語『發市』。」

「拉皮條」的王婆說「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，直到如今不發市」；掣出戒刀的武松說「刀卻自好，到我手裏，不曾發市」；剪徑的李鬼說「指望出去尋個單身的過，整整的等了半個月，不曾發市」；貨真價實的李逵也說「我這兩把大斧，多時不曾發市」，最後總結為「讀到《水滸》裏與當時人的這些口語，你不能不感嘆：市場真是一所大學校！」讀到此，宋代市場發展之深廣躍然眼前，也讓人對市場經濟本身的認識更加深化。

宋代商業經濟繁榮表現在許多細微之處。《水滸傳》中有一位諱名「菜園子」的張青，是替光明寺種菜的，魯智深也負責管理大相國寺的菜園子。作者由此分析了宋代蔬菜商品化的現象，所謂「都城左近，皆是園圃」，大相國寺智清長老對魯智深說的也是「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，餘者都屬你用度」，可見東京菜市場之興盛。

同樣，借助作者的解讀，我們看到禁軍教頭王進為躲避高俅迫害，逃亡途中投宿史家村，史太公對他說「不妨，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」，由此聯想到宋代城市經濟發達，市民階層形成，人口流動日漸頻繁，而這正是水滸故事的大背景。這部小說中多次提到「客店」繁興的情況：「金眼彪」施恩在當地有「百十處大客店」，泰嶽廟周圍的客店「也有一千四五百家，迎接天下香客。到菩薩誕節之時，也沒安着人處，許多客店都歇滿了」。宋代的官員雖可住官辦驛舍，但很多時候也投宿私營旅社。比如，《水滸傳》裏的董超、薛霸先後押解過林沖、盧俊義，楊志押



《水滸尋宋》，虞雲國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
解生辰綱，沿途都是找客店投宿。小說中選對客店布置、經營、服務等作了不少描寫，也反映出旅店對於治理造成的隱患。石秀殺裴如海後，就大模大樣把被殺者的衣物帶回客店。而從抓捕「白日鼠」白勝一節可以看到當時私營客店的登記制度：「為的是官司行下文書來，着落本村，但凡開客店的，須要置立文簿，一面上用勒合印信。每夜有客商來歇宿，須要問他那裏來，何處去，姓甚名誰，做甚買賣，都要抄寫在簿子上。官司查照時，每月一次，去里正處報名。」此外，地方豪強作為當地旅店保護傘的「潛在管理」也不可小覷。宋江因為給「病大蟲」送銀子，得罪了當地富戶穆弘、穆春兄弟，當地的小客店就不敢收留其投宿。凡此種種，都讓我們對宋代社會的肌理有了更多了解。

多一把讀懂水滸的鑰匙

本書雖重在發掘《水滸傳》的史學面相，但對於從文學上理解這部名著亦有獨特價值。以水滸人物的綽號為例，有些比較好理解，比如宋江綽號「及時雨」，指其講義氣好助人；有一些卻須結合時代背景、歷史語境詳探細究才明其意。如前文提到過的張青，號稱「菜園子」，看了此書，明瞭宋代蔬菜業之情形，對這個綽號的認識就更加精準。再如，大名府的押獄蔡慶，諱名「一枝花」，在梁山泊是專管行刑的劊子手。日本宋史學者將其和宋代處決死刑時簪戴紙花相聯繫，認為這是其諱號之由來。

本書作者提出了不同看法，指出簪花本是宋代男子習俗，並用大量材料說明重大節慶之時宋朝君臣都有戴花的習慣。以《水滸傳》中寫到的而論，柴進、燕青在東京酒樓上就看到「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，襟頭邊上各簪翠葉花一朵」，有了這個標識，才能自由出入大內。宋代臣子參加皇帝的宮廷宴會時，也會領到宮中名花的賞賜。這種宮廷慣例傳到民間後演

變為一時風氣。阮小五「斜戴着一頂破頭巾，鬢邊插朵石榴花」；楊雄也是「鬢邊愛插翠芙蓉」。戴花風氣催生了各種材料製成的仿生花。「金槍將」徐寧、「小李廣」花榮對陣時，鬢邊插的都是翠葉金花，應該就是一種仿生花。

再如，扈三娘的外號是「一丈青」，小說沒有對外號的來歷作出交代。晚宋筆記《癸辛雜識》中《宋江三十六贊》說燕青「太行春色，有一丈青」，根據《水滸傳》中對燕青的描寫，這「一丈青」指的或許就是他身上的刺青。刺青在宋代也是一種社會時尚。梁山好漢中刺青的不在少數，有的外號就來自刺青，比如史進「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，滿縣人口順，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」；魯智深背上也刺着花繡，故被稱為「花和尚」；燕青更是不得了，「一身雪練也似白肉」，「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」，引得李師師看了也十分歡喜，「把尖尖玉手，便摸在他身上」。日本學者佐竹靖彥推斷，「一丈青」指的是扈三娘身上紋着一條青龍，與「矮脚虎」王英恰成青龍白虎之配。由此再看扈三娘，其「女好漢」的形象更加豐滿。

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。比如，《水滸傳》中經常寫到度牒，好漢犯了王法，出家為僧，好像就可以躲避追究。魯達打死鎮關西後，憑着趙員外「買下一道五花度牒」，做了和尚，躲過了追捕。武松也是靠着孫二娘殺死的一個過路頭陀留下的一本度牒，改頭換面，做了「行者」。書中介紹，宋神宗即位不久，朝廷就開始了公然發賣度牒。到了宋徽宗時期，發賣額大幅提升，所獲收入幾乎和鹽稅相當。與此同時，偽造度牒、度牒私下交易也滋生蔓延。有了這些知識作鑰匙，對魯達、武松這些制度邊緣行走者的命運際遇，應該也會有更深的認識吧。

▼戴敦邦繪「花和尚」魯智深。圖源：上海交大檔案文博管理中心。

魯智深



《開場》

「女生不適合做學術？」「女博士是第三種人類？」「女同學只會死讀書？」「不夠理性、不夠嚴謹、不夠創新，不夠……」「學得好不如嫁得好？」一句話，身為女性，意味什麼？為什麼她們大都拒絕性別標籤，甚至排斥在前面加上「女性」二字？

上野千鶴子、戴錦華、賀桂梅、梁鴻、張莉、包慧怡……她們雖然國別不同、領域各異、代際也參差不齊，但全是業界翹楚，是相應領域繞不過去的名字。對她們而言，女性主義意味着什麼？性別身份帶給她們的，是束縛、壁壘，還是成就、自由？她們又如何能在男性為主導的規範中涉水而行？《開場：女性學者訪談》試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，破除學術圈性別壁壘。全書以一問一答的形式，與十一位學者展開了深度訪談，圍繞學思歷程、性別身份與學術研究關鍵詞，回溯了各自的思想脈絡，盤點了她們的不滿與困惑，野心與夢想；同樣，這些生命經驗也是大部分現代女性所共同擁有的痛與快樂。



▲《開場：女性學者訪談》，新京報書評周刊著，新星出版社。

書訊

《金飾今昔》

本書填補了香港金飾製造業歷史發展研究的空白。作者利用一手文獻，如金鋪註冊章程、貨物資產表、商會組織章程、營商細則，以至政府頒布與黃金買賣相關的法令、各種舊照、報章剪報等，並親自訪問多位行內資深人士及到工場考察，務求全面整理香港金飾業和打金業的歷史。

本書從金飾的生產、零售和行業組織等多個不同範疇闡述香港金飾業的發展歷史，探索金鋪的經營模式及其保安措施的演進、從打金學徒到打金師傅的上流之路、與金飾製作有關的傳統工藝技術、機器如何應用於金飾生產中、機器的出現能否全面取代打金師傅的位置，以至與香港金飾業相關的行業組織歷史及其職能等，當中也反映不同時期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況和變遷。



▲《金飾今昔：香港金飾業的興衰》，甘穎軒著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。